

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

□□

简彪

在城镇化过程中,根植于农耕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如何保留和传承?农村在完成向城镇的转型后,原有的农业景观、建筑形态该如何保存?实现城镇化后的农村、农业、农民,如何重建生产生活?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土地伦理问题、自然生态与传统文化保护问题日渐受到关注,业界也开始了对“特色文化小镇”新一轮的探索。

文化在城镇化中越发重要

据统计,199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26.1%,2015年达到了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人。现在,我国已有城市656个、建制镇20515个,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463个和18342个。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需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

在诸多城镇化发展路径中,文化与



成都安仁古镇

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以其构建方式多元化、发展可持续性等特点,被业内外广泛关注。“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灵魂,是特色城镇化的驱动力,也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

“新型城镇化是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以城镇为载体、以城镇化为过程的一种新的文化样式和文化过程,这就是文化驱动模式。”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认为,新型城镇化要着眼于不同的自然形态、历史过程、民俗传统、生存方式,这样的文化特色小镇将有利于改变“千城一面”的现象。

台湾台北市原副市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名誉理事长李永萍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她认为,当前大陆的新型城镇化中要避免走台湾破坏文化的老路。“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台湾,跟现在的大陆情况一样,都是一直在拆建,以致于当时拆掉的建筑令我们后悔不已。”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认为,新型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村的新提升。“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全面提升城市的内在品质,加大对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保护力度,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等产业的融

合,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的安仁镇,原来因刘文彩庄园、泥塑“收租院”吸引大量游客,现在以“博物馆小镇”而名扬全国。安仁镇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35座博物馆和27座老公馆,拥有30余座分馆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也在这里。数据显示,2015年,安仁镇共接待游客约56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52亿元,占比超过当地GDP的七成;2009年安仁镇城镇化率约44.8%,2015年达到63.8%。

一种探索:文化+旅游+城镇化

安仁的案例显然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典范。“安仁镇的发展有3个时间节点:2005年建川博物馆进入、2009年民国风情街开放、2016年华侨城集团入驻。”安仁镇管委会综合部部长熊巍说。

5月29日,华侨城集团与成都三大文化名镇——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回龙古镇签约,计划总投资1000亿元,围绕各自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建设有特色的文化小镇。

“在参与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基于土地伦理的产业导入以及城镇综合治理的质量提升,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华侨城集团总裁王晓雯介绍,华侨城已确立“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通过让当地民众参与小镇的旅游开发等方式,留住村民、留住乡愁。华侨城将通过对区域的整体规划,对文化旅游核心产业的导入发挥以文化和旅游“造城”的优势,采取政府、村镇、企业、民间社会资本等的PPP模式,搭建开放、多元、共享的城镇化成片综合开发平台。

李永萍在台北的实践或可成为华侨城的参照。2006年,李永萍依据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开始改造台北市郊区的一个贫民村落,那时候村里只剩



深圳甘坑客家小镇

下1/3的居民。李永萍和同事们一方面实行严格的生态政策,一方面实行免费政策,吸引国际艺术家入住,并鼓励他们在修缮好的屋子外墙创作。很快,这里成了国际艺术家们的聚居地,电影的拍摄基地。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活动,如集体彩灯会、文创产品开发、手工作坊,当地居民和外来艺术家融合在了一起,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文化、创意、艺术的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动人,它就是人的灵魂养分之所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的。”李永萍说。

范周很认可特色文化小镇的成片开发。“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留好城镇记忆、活化文化景观。建设特色小镇,要在挖掘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形成基于价值链的景观群,建立好城镇发展与文化景观共生的人居系统,建立起城镇发展与文化传承协同的档案系统。”

曾经,华侨城以城市综合连片开发、“文化+旅游+地产”的模式享誉业界。现在,从“地产”到“城镇化”,华侨城稳步推进,已落地深圳“甘坑小镇”等

项目。“我们将通过PPP模式,结合当地农业观光产业,导入文化旅游和公共事业,构建100座具有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创造20万个创业和就业岗位,与居民共同创业、共同富裕。”王晓雯的展望令人期待。

城镇化中的产业与服务

“‘文化+’新型城镇化是利用文化的价值和城镇化的平台,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发展新的产业链条,让文化和城镇化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原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认为。

韩国首尔在经济转型中,将创意设计确立为主导产业,走上了“文化+新型城镇化”的路子。他们成立了“设计首尔”,要求在首尔大街上奔驰的车,采用“设计首尔”提供的规范。通过创意设计、文化会展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设计首尔”占据了当地GDP的85%,年均增长接近20%。2010年,首尔加入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获国际工业设计协会颁发得“设计之都”称号。

日本三重县的MokuMoku农场也是传统村镇转型成功的代表。MokuMoku农场是由农户养猪的经营联合体发展而成,通过以“食物教育”为主要线索,强调亲近自然及家庭温馨,以家庭、学生为主要客群,成为集生产、加工、销售、休闲观光农业、网络购物于一体的主题农场。据统计,2015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销售收入53亿日元,成为日本著名的观光农场之一。

文化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当地民众的生计问题,而文化服务的完善留住了当地民众的心。

“我曾经在西部一个农家乐旅游。房屋修建得很好,互联网等现代化设施很好,企业家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教授,可是我去公共女厕,居然没有门。”李永萍说,特色小镇的发展还需要一系列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

“文化产业的供给和实际需求如何解决好关系?公共文化的全覆盖问题如何与城镇化改造同步推进?我认为,供给侧背景下的城镇化建设,是在立项之前必须做高端设计的一个前提。”范周说。

聚光灯

《粉·墨》: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与突破

2009年北京舞蹈学院55周年校庆时,学院中国古典舞系推出了一部原创作品《粉·墨》,当时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业内认为,《粉·墨》为中国古典舞探索出了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的一次集体结晶。

7年后,《粉·墨》风云再起,即将改编成新版再次面向社会。此次复排,既是《粉·墨》在精品之路上的精益求精,也包含着北京舞蹈学院对中国古典舞传承的期望。

□□

本报记者 郑洁

既是回归,也是出发

人们对中国古典舞存在着哪些认知上的误区?古典舞的传承、发扬能以何种途径或面貌呈现出来?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王伟详细地阐释了古典舞学界的思想激荡,也展示了《粉·墨》对于中国古典舞振兴的意义。

王伟说,《粉·墨》的创作之路几经周折,在此之前也尝试了多个项目的创作。《粉·墨》这个项目的资金最初是因为做舞剧《梁祝》未成,之后又转为创作《唐宫》,却又因为很多原因依然未果。但是,因为已经具备了资金和团队条件,作为古典舞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创作团队的愿望,又恰逢学院50周年校庆,所以就将创作重心暂时转移到作品《诗舞心》的创作上。

《诗舞心》是创建中国古典舞学科의唐满城教授策划编创的作品。该剧一改过去表现历史题材、历史故事和传统形式的做法,将中国古典诗词、音乐和当

代诗词进行融合,提炼出具有核心性和永恒性的价值观念,用诗化的意境、抽象写意的手法予以表现,由此提出了“中国古典舞不等于戏曲舞蹈,也不等于历史舞蹈”的概念,指出“古典”既是时间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美学概念。

可以说,《诗舞心》为《粉·墨》运用古典舞本体语言,用抽象写意手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价值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诗舞心》走出了探索的第一步,《粉·墨》迈出更大一步并终获业界认可。

《粉·墨》的创作在形式上具有视觉新意。这种新意,是改变以往创作舞蹈只关注动作本体效果の观念,将舞台服化道以及灯光美术的综合要素,融入到舞蹈需要的内涵和神韵之上,成为作品语言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舞台艺术创作,从戏曲艺术中可以看出其融合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粉·墨》的创作是对传统文化の回归。在创作的意象、手法和形式上,更多关注中国传统艺术の创作理念,其舞蹈的空间变化和调度方式,编导取材于中国古典绘画的空间意识,作为动作语言,主要运用中国古典舞身韵语言的素材,其形象更具有中国画的色彩和意味。《粉·墨》以积极健康的态度对待传统,进而发扬传统。

比如“晓”的运用曾遭到质疑,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的糟粕,但在编导眼里被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形象语言,在有限的外部空间,通过心里的内空间和身体的外空间释放出充满张力和流动的美感,这种有限和无限の观念,正是中国美学中的重要思想;积极的传统观,是如何让陈旧甚至糟粕变为有用、积极的事物,又是如何让传统历史转化为当代价值。发扬传统不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态度,而是运用辩证的精神激活、转化。

王伟说,“艺术创作需要激活传统



中国古典舞剧《粉·墨》演出剧照

要素,也需要重新发声,绽放新的艺术面貌。好的艺术作品不但要能让人叫好,更要发人深思,甚至引人叫板,这样艺术才能向前发展。《粉·墨》是中国古典舞地振兴而做的一次探索。”任何经典都需要时间的磨练与积淀才能有所成就。

《粉·墨》诠释中国古典舞内涵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55周年院庆时的作品,《粉·墨》被中国古典舞系主任庞丹认为是一部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它以抽象、写意的创作方法,通过古典舞独特的身体语汇,体现中国古典舞的精、气、神、韵,在学院和行业内都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业内专家认为,《粉·墨》找到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古典舞表现の创作思路。

庞丹说,任何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作品都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次复排他们将会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部分段落进行修改与加工。毕竟时隔6年,编导们也对当时的创作有了新的

了中国古典舞课堂教学与舞台表演的高度统一。

梁群说,现阶段国内尚没有一个专业的中国古典舞团,演出市场中也还没有一部能够真正展现中国古典舞本体语言和文化内涵的代表性作品,这也是他们推出《粉·墨》的最大原因。

古典舞和观众没有审美距离

集合全系之力、烙着中国古典舞鲜明印记的《粉·墨》,是否会与现代观众有审美上的距离?这部作品不但有舞蹈本体美,更在整体视觉上营造出很美的意境,美的东西观众肯定会喜欢。国家倡导创作出符合时代审美、符合人们需要、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文艺作品,《粉·墨》无疑符合当下的文艺精神。”庞丹认为,《粉·墨》与观众之间并不存在审美门槛,只要观众走进剧场,他们一定会喜欢《粉·墨》,因为美的东西谁都会愿意去欣赏。

来自台湾“云门舞集”的林怀民的现代舞,因其饱含着拳术、禅、水墨山水等众多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而吸引了大批拥趸。相比之下,《粉·墨》的异同在哪里?

梁群说,林怀民的舞蹈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思考,也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但属于现代舞。《粉·墨》则是建立在古典舞学科体系上呈现的作品,印证了中国古典舞所有的技法和训练结果。

庞丹说,《粉·墨》跟很多独立编导的作品意义是不同的,《粉·墨》具有中国古典舞学科的承载意义。中国古典舞学科从1954年创建到现在经历了60多年,时间虽不长但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尤其在创作上,有些作品风格属性的模糊往往会混淆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

正确理解和认知。“我们想做的就是正本清源,用我们的作品说话,尽可能引领中国古典舞创作的审美取向,引导社会和人们对中国古典舞的正确认知。”庞丹如是说。

激活民族文化的基因

目前,古典舞的传承究竟存在着哪些瓶颈?

“文化传承总的来说应是国家行为。即使是中国古典舞的传承,也不能仅靠一个学院或是一个作品,我们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有更多的人才不断加入到中国古典舞里来,也需要更多的作品承载和体现。同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粉丝,跟着中国古典舞作品和舞者不断地去关注、欣赏、传承它。”梁群说,首要的就是推出能够承载中国古典舞文化内涵的作品。

对于《粉·墨》及中国古典舞艺术,未来是否有一套系统的推广方法?庞丹介绍,《粉·墨》的首演定在7月7日,将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剧场”上演,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下半年,还计划推出中国古典舞的展演。此外,向社会化的推广、传播与普及,将争取通过高雅艺术进校园及其它方式、平台去实现。后期的推广演出还在筹划,也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把中国古典舞真正好的作品推向社会,推向市场,让这种情景交融又具有高度美感的艺术形式被更多的观众关注和认可。

“民族文化的基因始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需要激活。我们希望《粉·墨》能够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对社会、对舞蹈艺术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能够为激活人们血脉中的民族文化基因发挥我们中国古典舞的正能量。”庞丹说。